通志堂経解

ヨ亡12
1411
351

孟子集註卷第六

蔡模集疏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尋直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其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今嬖奚小人能也貫習也御者且

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常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集疏曰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問枉尺直尋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身既枉了如何直人又曰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以利言則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乘彝不可磨滅如此又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刃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雖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又曰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譬喜不知義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必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于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荒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集疏曰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義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又曰數口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胷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又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此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爲上說黃氏云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

交乎前而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憒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昧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非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得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何叔京名鎬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緇衣纁裳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藉在亦反紘音宏耒力內反繭古典反褘音暉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齊音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集疏曰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朱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民爲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似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集疏曰食志食功亦音似○墁牆壁之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李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似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似○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箠同玄黃帛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排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集疏曰李氏常語云如孟子所言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朱子曰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得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或問湯爲重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咻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言以曉之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亟去聲瞰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也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集疏曰問不見諸侯何義朱子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是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或問陽貨之矙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也邪曰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以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

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
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
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
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
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
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孔子懼作春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率音律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墨子但知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集疏曰按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楊墨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又曰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

其禍豈不慘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甚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集疏曰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爲春秋之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

所膺也 說見前篇 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辭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集疏曰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

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天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不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源流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又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又曰此段最好看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此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闢闔處得聖賢出來補直是有闔闢乾坤之功又與南軒張氏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惑煞分明便自然如此往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以爲如何答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埴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東萊呂氏書曰謂異端之不明此蔽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

習吾先聖之道爲急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朱子答曰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覆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模併錄朱子與張呂二先生往復書以見平日講學明道者如此○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齊人廉有分辨而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蝤蠐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

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必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

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顧與蹙同十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集疏曰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爲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爲不以其道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爲不以其道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爲不以其道

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又讀余隱之尊孟辨曰温公所謂口非而身尊之一時之小嫌狥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大倫天地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苑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也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也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孟子集註卷第六

後學 成德 較訂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此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

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集疏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箇道理只是要人信得及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道理行不敢踰越惟是信不及所以妄作又云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此學字是書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

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恍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荅反○沓荅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沿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集疏曰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廣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焉見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者豈虛語哉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故恭與敬何以別曰大槩一般只恭意較闊大敬意較細密如以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於君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千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即是做責難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做人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又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集疏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盡得方員聖人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聖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聖人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之推崇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集疏曰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程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問程子道無無對之語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子當與人論此而問之曰棊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集疏曰朱子又曰孟子此章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沒理會人還有這道理否○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威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集疏曰朱子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只是以力論全不暗是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通志堂

以女與人也吳壘夷之國也景公羞與
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命爲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
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
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大國五年
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
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
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
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
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
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
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
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
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

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
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
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
敵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受命於大國
是欲無敵於天
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
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
則天命在我○集疏曰范氏曰治天下莫大於仁故前章云堯舜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愛
人不親反其仁此章云仁不可以爲衆也仁者天德之至尊聖人之最先天之
所以大者仁而已聖之所以爲聖者亦仁而已易乾卦元爲首德之首孔子曰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在天則爲元在君子則爲仁乾之德以仁
爲首故能統天聖人之德以仁爲大故能長人天所以首出庶物爲萬物父母
者爲能養萬物也聖人所以首出庶民爲萬民父母者爲能生養萬民也天子
所居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惟能好仁則與天同德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歸之矣問集註聽天所命朱子曰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
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
也治盡是這樣苟且
所謂聽天所命者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苗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苗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而利其苗者不知其爲危苗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最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能勉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已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集疏曰朱子曰自暴是非毀道理之人自棄是放棄道理之人自暴者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是柔惡之所爲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言則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爲非道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絶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與有爲也故自暴者猶自棄者弱模案程子初說至深切矣第三說却自暴自棄最爲的當皆宜深味也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可哀也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

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集疏曰或問十二章諸說有未盡者乎曰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是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說隨以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支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察也又曰呂氏論明善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誠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眞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思誠直以爲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模案此章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析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蓋

昔者即致知誠身即誠意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由思誠以造於誠由人也及其至一也而動不動又只在誠不誠之間此又是孟子要其徵以告人然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平著十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爲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親而言也

文王作興

文久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

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集疏曰案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爲不孝況於人命可

不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或問十四章之說朱子曰范氏所論重人命者尤善尹氏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尤可深味也問任土地者亦次於刑何也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耳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眊音冒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集疏曰朱子曰聖人但領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聖人但知恭儉不可不爲爾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

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胡氏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以手援之其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集疏曰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權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手之權較重亦有淺深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集疏曰或問父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氏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或問十八章之說朱子曰楊氏得之矣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孝爲罪而以不就師傅爲罪亦善引據者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集疏曰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來盡善也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孝爲有餘也又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若周公可也若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擅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之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故出來尚是分外事若曾子言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曾子周公先儒所不及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守上亦當有與守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行與不行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此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集疏曰案張子曰君心未免乎非則雖百賢衆政亦莫能正范氏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己而物自正故能正君君者本也庶民末也君者源也庶民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故君仁則一國之人無不仁君義則一國之人無不正大人專以正君心爲事君心一正則國自定矣楊氏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能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禮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又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孟子曰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譽是謂求全之毀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

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容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飾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集疏曰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考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欲自託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絶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餔啜罪之若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集疏曰樸又案程子曰舜不告而娶者竟得以命瞽瞍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朱子曰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又推明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見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蓋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彊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集疏曰案范氏曰仁義禮智不止一端而已然事親從兄仁義禮智之本也知所以事親又知所以從兄又能節文其爲樂也豈不至哉尹氏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爲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或問實之爲精實何也朱子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爲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此孝弟所以爲仁

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爲不爲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爲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爲得之耳又曰實字有對理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也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正是華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而貴貴貴貴而尊賢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彊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只是這實字緊要又曰專言仁則包四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問仁之實一段只是仁義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是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勉彊安排如何得樂到常常欲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到樂處難生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樂如何得生問節文曰節是等級文如升降揖遜之類模謂孟子言四端益之以樂而乃不及於信者蓋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上於四行無不在而信於四端亦無不在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樂之實即此信爲之本也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而朱子乃以爲其意亦猶此也何邪蓋有子言仁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所言仁義即所謂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爲爲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者以從其兄此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也分而既曰知斯二者已足以見智之實矣而又必曰弗去何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亦曰知正者智之實矣而又必曰弗去何也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字而貞固獨二字知則知其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爲貞也孟子言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爲二可知矣若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兩面如五行水土俱王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既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爲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爲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生生而不能自已者也見得孟子此章所論四端雖異乎常說而其說自確然而不可紊此實孟子深造自得之妙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蓋嘗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爲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事親莫先於從兄孟子發出實字正是要人就精實上立得根本根本茂盛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民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由此而發生即本立

而道生之意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化之矣此箇生意又復生生而不已正如天地造化一元之氣浹洽通貫而萬物之生意自有所不容遏學者若就事親從兄良心眞切處從精實做工夫來到得十分純熟便自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亦自有所不容遏此學問之極功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也不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謂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集疏曰問爲人爲子兩出朱子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則可以得親之悅苟有孝心者皆可能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尤難也　○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羅仲素名從彥陳了翁名瓘字瑩中

孟子集註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蔡模集疏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畝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集疏曰朱子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爾或問孟子以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

關之可也問符節之制曰古人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王爲符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爲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徒行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常言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集疏曰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常言治之耶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文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爲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者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以干虛譽○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賊惡之又甚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集疏曰案呂氏曰此說君臣栖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是君臣之義○潘興嗣字延之

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直戒人君義○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亦小異耳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集疏曰或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程子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矣須精義入神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中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中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集疏曰朱子曰養者非速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下以善養人同○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集疏曰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爲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集疏曰或問楊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又曰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益美稱人之惡不可有心於益惡皆不爲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爲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平日喜此兩句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集疏曰或問諸說曰尹氏所謂信果在其中者亦其言外之餘意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集疏曰或問赤子之心張子呂氏以爲未發而程子以爲已發夫赤子之時乎曰程子之告呂與叔固自以前所謂言心皆指已發者爲未當矣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之時但赤子之心未有私意人慾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爲未遠乎中耳曰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僞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慾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僞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明物察倫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淨盡不留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又曰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張敬夫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

亦何害其爲不失乎又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能○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集疏曰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亦說得好○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集疏曰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僵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日用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寂之功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致乎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恒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言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問集註道者進爲之方是如何曰此是趙岐之說亦未甚親切却只是循道以進耳又云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似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不是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裒裒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又如富人大寶藏裏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正與淺躁相反若不深造而欲以淺迫得之便是彊探力取深造者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眞積力久則自得之矣所謂優游饜飫只深造後自如此非深造之外別又欲其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義同○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集疏曰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爲約卓而守之中乎或問十五章之說朱子曰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曰楊氏分別孟楊得失如何曰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有卒會于約蓋所謂博且詳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之爲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爲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楊氏之意得矣又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學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纔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又云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程子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見約又云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之說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說貫通了又別去尋討箇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集疏曰朱子曰以善服人者通心是

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遷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集疏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且更就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惡惻之意爲學而勉彊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彊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集疏曰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處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氣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有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此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又云察深

於明與易繫參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同程子曰人只箇天理却不能有得更做甚人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義而行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行程子張子之說如何曰是三言者以學者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以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之言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

一一理會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伸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止聖人亦無不盛○集疏曰問湯莫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但執中不失也問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註謂求道之切如此竊謂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之見其純而不已如是或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是隕如兩左氏曰隕如而不已如是或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是隕如兩左氏曰隕如論音讀之訛曰而如靡異則混讀互用久矣曰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此奈何曰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胡不以視民如傷例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曰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爲如何而指所謂仁者

爲何物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上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濤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集疏曰楊氏云三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胡氏春秋傳引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如周南召南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時其詩爲黍離只是二南進而爲二雅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是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蔡氏云王者之迹熄傷王者之迹熄而其義不明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言春秋所載之事與文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冒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王者之德而無王者之位故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竊取者以無其位而用其法所謂罪我者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所謂知我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

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集疏曰張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謂孟子去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爲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以爲善朱子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集疏曰朱子曰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於廉矣蓋後來見者尤定故也與死亦然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其失爲難知也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王彥輔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其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程子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者精約有味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學射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
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庾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疏曰程子曰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一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皆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

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集疏曰問程子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此說如何朱子曰則字亦不可作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宇難爲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問程子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何也曰此倒說了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故是已然之迹又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故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便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又曰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邪語録云性最難名狀所以只就故上說故是已發見者便分明易見集註謂故者已然之迹緣無箇字下得故下箇跡字或問程子以此章專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又皆有跡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問故者以利爲本與苟求其故一般否曰曆象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閒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

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是皆鑿之謂也模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酈禹貢導河濕導岍導嶓冢導漾導弱水導黑水導河導渭導洛凡十一處無非因水性之所以然而導達之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六朝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爲簡己而孟子辭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揖則已微見

圭角矣然猶可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又曰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我必不忠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彊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集疏曰或問楊氏以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愚謂此說固善然不校者不見可校乃盛德自然之事自反者反求諸己乃下學用力之方高下淺深各有攸當學者若於橫逆之來不務自反而欲直以不校爲事則亦妄意躐等而幸爲頹墮苟且之歸矣可不察哉曰古

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也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爲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集疏曰案程子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子固可以爲禹稷之事如不伐善無施勞是乃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耳其出其處更觀人臨時志守如何楊氏荅陳瑩中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案程子上仁祖書有曰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者顏回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深有得乎顏子居亂世之意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音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
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子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育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集疏曰朱子曰孟子之於康章楊氏之論得之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後人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又曰康章想是箇拗彊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可見惟其皆是此樣人所以說得合○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
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門人也心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幸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集疏曰楊氏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晡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已○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

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煩施施如字○章首嘗有孟子曰宇闢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謗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集疏曰黃氏云孟子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授以室則却而不從欲留其行則臥而不應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既譬以鑽穴隙相窺又譬以登龍斷而罔利至於堵間之喻辭旨懇切若是者何邪義與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繫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出處惟命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仗節而死義徇人欲之私者反是甲辱尚賤惟利之趨既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教欺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堵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工簡牘事苟宜脅肩諂笑搖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心爲何物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求得之也則憂愁窮蹙若不可以終日及其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里閭然其可賤尤甚於堵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孟子集註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卷第九

蔡模集疏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子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通志堂

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美人是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集疏曰模謂衆人之所欲者皆外物也順親者人之本心也溺於外物而失其本心則性不存矣故集註有取尹氏善性之言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

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上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并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弓也象

欲以舜之牛羊谷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甚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敎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

誣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集疏曰或問諸說如何朱子曰程子所謂人性天理於是爲至者尤爲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略也其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正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須且做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問舉天下之物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凡天下事物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所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又却捐階焚廩及至免死下來當如何使之浚井又却從而揜之及至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決是意不能平非獨下等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不能平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他人亦須與他理會舜只

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耶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此箇道理非獨舜有之人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之人人皆可爲之所以大學大要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許多道理見得極盡所以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陽礙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道只消做六七分耶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

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極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貢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集疏曰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如何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庫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吳氏

名槭字材老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類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

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外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聲譽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祗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集疏曰或問以意逆志朱子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須是虛心看他書道理是如何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却是硬捉他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

使義埋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鄙書燕說之謂況又義埋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豪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

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

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集跡曰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

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乎是其說也奈何朱子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遜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與之同流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問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集註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邪曰如何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信得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

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
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
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集疏曰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
聘去聲○幣帛也 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集疏曰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天民之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跡曰程子曰天民之先覺覺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

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朱子曰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之先覺者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爲先覺者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

此語亦猶前章所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集疏曰朱子嘗問學者曰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曆象日月星辰敷五典禮七政同律度量衡之類伊尹在莘野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一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著實只是脫空武問樂堯舜之道之說曰楊氏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但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昔有以此問某人如何是堯舜之道者某答云江上一犁春雨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邪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謹於言哉又曰知是

知此事覺是覺此理程子此言盡之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讐○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陬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呂其國也威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正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陬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之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集疏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或問此章之說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朱子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又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故下者順受乎命也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一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聽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聽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一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集疏口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若諫者是則不諫者非不諫者是則諫者非竊謂二人者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公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而無所遇知其君不可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宮之奇爲忠臣百里奚爲智士又按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論國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秦大夫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蓋得之於好事者此正萬章之所疑也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食牛要穆公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

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模謂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爲急以枉尺直尋詭遇獲禽爲能甚者敢自誣於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百里奚自鬻於秦其見愈卑其論愈下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爲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深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集註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蔡模集疏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齊豫○何事非君言所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
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
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

腊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二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集疏曰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朱子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又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禄之以天下弗受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底意多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然終是和處多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

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見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集跡曰問孔子集大成朱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又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故金所以收合衆音在裏而又曰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始條理猶絲線頭相似挈筒絲頭許多條絲都在這裏始條之終必以此振之始條理是力行如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以下是終條理又曰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問夫子所以能集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已差之矣曰然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集跡曰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朱子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見愈偏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又曰三子却是天理中流出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又曰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分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又曰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小大無所不備其始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

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洪而不能纖清而不能濁名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不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或問玉振金聲程子以兪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變至終則無變也又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親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箭箭中紅心三子則各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人大成畢竟他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但只是力不至耳模亦嘗妄以射譬之孔子則堪堪中的三子則各中其堪之的移之他堪則不能中矣此即集註各一其時流行之意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猶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嘗時諸侯兼并僭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此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十之無

六百八十

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仰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朱子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矣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天子縣內諸侯祿之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未失與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邪卿大夫士之祿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列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邪愚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何以知之蓋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當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史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論周室制祿

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爲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集疏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飲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交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以是爲不恭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饋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訐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讎讎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書作敔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讎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殺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槩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槩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槩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槩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李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集疏曰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有或說矣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槩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朱子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

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如鶻較薄正之屬皆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又曰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問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威子何也曰當時威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由威子及威子受女樂孔子便行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威子事勢可見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威之勢遂衰所以威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聲平 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惡平聲析音托○析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賤而職易稱也○集疏曰程子說孔子爲乘田爲委吏爲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以爲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官卑祿薄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惟聖人能然則是貧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而職易稱也○集疏曰程子說孔子爲乘田爲委吏爲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無不遍大小方員無所不可 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發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位卑而言高罪也朱子曰只是言爲貧而仕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此是聖賢打乘處非是教人不言也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問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草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而未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憑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宜乎終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智次終是鬧著事不得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駟相似制御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平曰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之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下之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通志堂

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義也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集疏曰問此章論難甚詳其綱領只在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其中煞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此等辭受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

之者如利刀快劒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此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如此初聞見梁惠王便劈作兩邊去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尚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

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集疏曰或問卒章之說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此千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孟子集註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矣

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集疏曰朱子曰桮棬想如今之卷杉杞柳只是見得性有不善須矯揉方善惟是程子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又曰杞柳必矯揉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灣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以爲湍水即揚子之說其大指固略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此亦有小異也又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善可知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㊀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用是性者略相似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與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集疏曰或問于以告子

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一言何也朱子曰性之爲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其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深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牛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爲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程子此言又孟子所未發也問告子言生之謂性曰他只是言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是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二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又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犬牛人之形氣既異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傳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處乃

所謂性也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斤賦學者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模按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纔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纔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程子言生之謂性者二其曰性即氣氣即性者朱子謂發明告子之說其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言告子但知氣底性有善有不善不知理底性無不善也又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凡人說性只是纔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纔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此又發明孟子性善之說所以理底性者初不雜乎氣底性也併錄于此以備參考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猶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止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集疏曰問甘食悅色固非性而仝其天則食色固天性之自然朱子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又曰告子以其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問學者曰告子以知覺處爲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復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只見趨利避害飢寒飽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義利等處正是本然之性他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又曰白馬白人我道言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道箇老大底馬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於中所以爲內也或問此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内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集疏曰朱子曰向與陸氏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内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底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内也陸氏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要自

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公都子曰告子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

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集疏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四者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殘忍便是惻隱之反冒昧便是羞惡之反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指其正者而言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〇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〇集疏曰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便是那好底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未嘗有材是指實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以爲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爲不善爾非才之不善也問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如這事有人會做得有不會做得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這處可見其才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〇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〇集疏曰問不能盡其才朱子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去做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取與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受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又曰才本是善但爲氣稟故有善有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曾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〇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

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以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正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彊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集疏曰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爲氣所拘而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曰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何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爲氣質也曰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古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

之性然其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爲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見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理與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爲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回宿習不可改詰之地此人方且崇信而歸嚮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在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最何邪曰道原中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又曰程子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也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爲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爲言則固必已優於二子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爲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缺耳模謂公都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論故舉告子

與或人三說以爲辨朱子謂性無善無不善即胡氏蘇氏之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即湍水之說有性善有性不善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但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爲無狀就無善無惡之名混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顚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公都子歷舉此三說正欲破孟子性善之論然孟子不直以性善告之而告之以情與才者何也蓋性之本體理而已矣無形象聲色之可形容故以情與才言之誠知情與才之無不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下文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正是就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未舉烝民之詩者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則人性之所稟者謂之秉彝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聚此詩者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狀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至於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喻尤更激發得人所以有功於萬世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浡蒲沒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集疏曰呂氏曰今夫麰麥皆可以爲美實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己百未足以若人而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惡者也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芻食曰芻牛羊是也殺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集疏曰朱子曰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然有那許多既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這心下看甚道理皆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纔不如此做人人都道不好心之所同然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爲然者即理義也故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隨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集疏曰或問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程子遠以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朱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難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又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之意首尾衡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力者亦散漫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指之爲然哉曰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邪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

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絶於外而生於內者來无咎則其意亦猶是也又曰人皆未有無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合於理然纔方如此旦晝之所爲來梏亡了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如此則日間榦當甚事也又曰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惟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又曰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悠悠恁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裏便盛日間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問夜氣

陳定甫

旦氣曰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得此良心故其好惡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還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爲則梏亡其良心矣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所爲能梏亡其良心也又曰這一段其所主在心程子云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此說爲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汶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爲利欲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爲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耳牛山之木嘗美也是喻人仁義之心郊千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所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又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就人之心是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而存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體也又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兩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孔子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

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孟子大意只是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要人於旦暮時不爲事物所汨又曰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曰程子謂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最緊要工夫只在主一無適上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邪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箇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說耳眞氏夜氣箴云予嘗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疑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民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閒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林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周旋事物之頃敬義交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礪常凜凜乎瘝痾模謂此箴亦不妨有　○孟子曰無或乎此理然非孟子夜氣之木意也西山深以爲然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集疏曰黃氏云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

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己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爲氣所昏爲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爲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則其至於干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爲人而合乎天爲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充養之爾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則亦終於爲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孟子

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辟所以舍生取義也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我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集疏曰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朱子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推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而不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善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呼叱啐之貌行道之人路

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匄食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寧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集疏曰或問上章之說朱子曰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邪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集疏曰

問仁人心也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此猶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聖賢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矣故自舍其路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放心不獨是走作纔昏睡去也則是放又曰程叔子謂心本善流入於不善乃放也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而充之如大學心不在焉亦是放又如曰雞犬放則求之有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又如曰雞犬放則未必矣而求之三字剩了又曰不在是外求得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仁斯至矣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之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又曰程子所謂反復入身來者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這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程子又云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看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哉又曰如學禮亦只是求放心學樂亦只是求放心讀書讀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又曰此章求放心承上章失其本心說

黃氏云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爲吾心之累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奔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臨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講明求放心之要旨也模謂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救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集疏曰黃氏云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稟氣之正而其心爲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修其身者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爲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焉心也仁義禮智以爲體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爲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爲心者也內而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爲不然則徇情縱慾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奚異哉孟子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爲人也

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很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人專養口腹者也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集疏曰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其爲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

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注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方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集疏曰或問十五章之說朱子曰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又曰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來交於耳目之官自然是被他引去也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立字下得有力矣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問物交物曰上物字主外物而言下物字主耳目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心之官主於思須是要人主張起來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去却害事答張敬夫曰案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當從之意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爲要切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蕃人有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曰某只是先立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竪起自家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云范浚心箴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此箴則甚某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某曰正爲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樸案孟子歷陳貴賤小大之說又分別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至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直指學者用力之要正與人心道心克己復禮之訓相爲表裏

學者讀此便當惕然奮發精擇而力行庶乎不至爲小人之歸也可不畏哉○范浚字茂明婺人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大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集疏曰或問人爵從之有以從之猶言其任之者如何朱子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孟子固以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固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耳○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者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集疏曰朱子曰孟子只云弗思耳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黃氏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爲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貴之爲輕理義之爲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達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令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奉菽飲食

之豐美宮室之壯麗賢者得志有所不爲不賢者亦以養其不肖之身而遺
異於萬世胥徇蹤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奪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
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胷中
泰然天理流行一豪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脩
然悠然蓋將與造化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
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
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忘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
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集疏曰朱子曰仁之勝不
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
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
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跌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
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
邪便得以
干之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

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
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集疏曰
朱子曰釋氏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
辭亦一言兩句莫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
却是五穀不熟不如莫稗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
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
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註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